北齊書三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二

崔暹子達拏

高德政

崔昂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寔之後也世爲北州著姓父穆州主簿暹少爲書生避地勃海依高乾以妹妻乾弟慎後臨光州啓暹爲長史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爲開府諮議隨琛往晉

陽高祖與語說之兼丞相長史高祖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知後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暈戎之事留守任功家弟年少未閑事宜凡百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殷勤至於三四後遷左丞吏部郎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任府僚兼任機密世宗因以徵邵甚見親重言論之際劭遂毀暹世宗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嫌高慎之叛與暹有隙高祖欲殺之世宗救免武定初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弊嵇曄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爲御史世稱其知人世宗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高視徐步兩人掣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勑在臺以檢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暹於道前驅爲赤棒所擊世宗曰馬避之

暹後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羨雍州刺
史慕容儼又彈太師咸陽王坦并州刺史可朱
渾道元罪狀極筆並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高
祖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昔事家弟爲定州長
史後吾兒開府諮議及遷左丞吏部郎吾未知
其能也始居憲臺乃尒糾劾咸陽王司馬令並
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
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師羣官
迎於紫陌高祖握暹手而勞之曰往前朝廷豈
無法官而天下貪婪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爲國
不避豪強遂使遠邇肅清羣公奉法衝鋒陷陣
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今榮華富貴直是
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
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高祖爲擁之
而授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高祖曰自頃朝貴
牧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庭
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
勸酒高祖降堦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

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匹乞
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爲法道俗齊整暹謝曰此
自陛下風化所加大將軍臣澄勸奬之力世宗
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由是威名日盛
內外莫不畏服高祖崩未發喪世宗以暹爲度
支尚書兼僕射委以心腹之寄暹憂國如家以
天下爲已任世宗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
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世宗亦爲之止有
因數百世宗盡欲誅之母崔文帳暹故緩之不

以時進世宗意釋以竟獲免自出身從官常日
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
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一生不問家事魏梁
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賻使交易暹寄求佛經梁
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贊唄送至館焉然而
好大言調戲無節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
署已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暹命儒者權
會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令達拏昇
高座開講趙郡睦仲讓陽屈之暹喜躍奏爲司

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此皆
暹之短也顯祖初嗣霸業司馬子如等挾舊怨
言暹罪重謂宜罰之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
苛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顯祖從之及
踐祚譖毀之者猶不息帝乃令都督陳山提等
搜暹家甚貧匱唯得高祖世宗與暹書千餘紙
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乃流暹
於馬城晝則負土供保夜則置地牢歲餘奴告
暹謀反鏁赴晉陽無實釋而勞之尋遷太常卿

帝謂君臣曰崔太常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
初世宗欲以妹嫁暹而會世宗崩遂寢至是羣
臣讌於宣光殿貴戚之子多在焉顯祖歷與之
語於坐上親作書與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
亡兄女樂安主魏帝外甥內外敬待勝朕諸妹
思成大兄宿志乃以主降達拏天保末爲右僕
射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何
所妨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或多醉太后尚不
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

感慨十年暹以疾卒帝撫靈而哭贈開府達拏
溫良清謹有識學少歷職爲司農卿入周謀反
伏誅天保時顯祖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
似荅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兒顯祖召達拏母
入內殺之投屍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讎
高德政字士貞勃海蓨人父顯魏滄州刺史德
政幼而敏惠有風神儀表顯祖引爲開府參軍
知管記事甚相親狎高祖又擢爲相府掾委以
腹心遷黃門侍郎世宗嗣業如晉陽顯祖在京
居守令德政參掌機密彌見親重世宗暴崩事
出倉卒羣情草草勳將等以纘戎事重勸帝早
赴晉陽帝亦回遑不能自決夜中召楊愔杜弼
崔季舒及德政等始定策焉以楊愔居守德政
與帝舊相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
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之學又陳山提家客
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政勸顯祖行禪代之
事德政又披心固請帝乃手書與楊愔具論諸
人勸進意德政恐愔猶豫不決自請馳驛赴京

託以餘事唯與楊愔言愔方相應和德政還未
至帝便發晉陽至平都城召諸勳將入告以禪
讓之事諸將等忽聞皆愕然莫敢荅者時杜弼
爲長史密啓顯祖云關西是國家勍敵若今受
魏禪恐其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
之顯祖入召弼入與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與
王爭天下者彼意亦欲爲帝譬如逐兎滿市一
人得之衆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
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必宜知機先覺無
容後以敷人弼無以荅帝已遣馳驛向鄴書與
太尉高岳尚書令高隆之領軍婁叡侍中張亮
黄門趙深招物愔等岳等馳傳至高陽驛帝使約
曰知諸貴等意不須來唯楊愔見高岳等並還
帝以衆人意未協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
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舜禹事此
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又說者以爲昔
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晉陽
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上筮雜

古陰陽緯候必宜五月應天順人德政亦勸不已仍白帝追魏收收至令撰禪讓詔冊九錫赴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帝發晉陽德政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帝帝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大略令撰儀注防察魏室諸王提以五月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㥄度支尚書陸操詹事王昕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等揔集引入北宮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帝初發至亭前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大以沉吟至半城都便不復肯進德政徐之才苦請帝曰山提先去若爲形容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八日楊愔書中旨以魏襄城王昶并司空公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趙彥深入通奏事魏孝靜在昭陽殿引見昶云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臣等昧死聞奏

願陛下則堯禪舜魏帝便斂容曰此事推挹已
又謹當遜避又道若你須作詔中書侍郎崔劼
奏云詔已作訖即付楊愔進於魏靜帝凡有十
餘條悉書魏靜云安置朕何所復若爲去楊愔
對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
魏靜帝於是下御坐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
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來作虞
賓所司尋奏請發魏靜帝曰人念遺簪獘屨
欲與六宮別可乎乃入與夫人嬪御以下訣別莫
不歔欷掩涕嬪趙國李氏口誦陳思王詩云王
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魏靜帝登車出萬春門
直長趙道德在車中陪侍百官在門外拜辭遂
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帝至城南頓所受禪
之日除德政爲侍中尋封藍田公七年遷尚書
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政與尚書令楊
愔綱紀政事多有弘益顯祖末年縱酒酣醉所
爲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召德政飲不從又進
言於前諫曰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

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甚懼乃稱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爲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禪代之際因德政言情切至方致誠款常内忌之由是荅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謂之曰聞爾病我爲爾針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臨階砌切責桃枝曰爾頭即墮地因索大刀自帶欲下階桃枝乃斬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政於門下其夜開城門以轝送還家且日德政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於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遂曳出斬之時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祭酒伯堅德政死後顯祖謂羣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漢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爲諸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保嫡孫三臣襲焉

崔昻字懷遠博陵安平人也祖挺魏幽州刺史昻年七歲而孤伯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所親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昻性端直少華沉深有志略堅實難傾動少好章句頗綜文詞世宗廣開幕府引爲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世宗入輔朝政召爲開府長史時勳將親族賓客在都下放縱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昻受世宗密旨以法繩之未幾之間內外齊肅遷尚書左丞其年又兼度支尚書左丞兼尚書近代未有唯昻獨爲冠首朝野榮之武定六年甘露降於宮闕文武官寮同賀顯陽殿魏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愔等曰自古甘露之瑞漢魏多少可各言往代所降之處德化感致所由次問昻昻曰案符瑞圖王者德致於天則甘露降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爲戒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帝爲斂容曰朕既無德何以當此齊受禪遷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

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僞經手歷目知無不
爲朝廷歎其至公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三百一
十四條詔下依啓狀速議以聞其年與太子少
師邢邵議定國初禮仍封華陽男又詔刪定律
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薛琡等三人在領
軍府議定又勑昂云若諸人不相遵納卿可依
事啓聞昂奉勑笑曰正合生平之願昂素勤慎
奉勑之後彌自警誡昂部分科條校正令右轉廷
尉卿昂本性清嚴厲凡見黷貨輩疾之若讎以是
治獄文深世論不以平恕相許顯祖幸東山百
官預讌外射堂帝召昂於御坐前謂曰舊人多
出爲州我欲以臺閣中相付當用卿爲令僕勿
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閒州不可得
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
子瑞謂太子曰此是國家柱石汝宜記之未幾
復侍讌金鳳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
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天保
十年策拜儀同燕子獻百司陪列昂在行中帝

特召昂至御所曰歷思群臣可綱紀省闥者唯
舅卿一人即日除爲兼右僕射數日後昂因入
奏事帝謂尚書令楊愔曰昨不與崔昂正者言
其太速欲明年眞之終是除正何事早晚可除
正僕射明日即拜爲眞楊愔少時與昂不平顯
祖崩後遂免昂僕射除儀同三司後坐事除名
卒祠部尚書昂有風調才識雅自立堅正剛直之
名然好探揣上意感激時主或列陰私罪失深
爲顯祖所知賞發言奬護人莫之能毀議曹律
令京畿密獄及朝廷之大事多委之尚嚴猛好
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者崔暹季舒
爲之親援後乃高德政是其中表常有挾恃意
色矜高以此不爲名流所服子液嗣

列傳第二十二　　北齊書三十

列傳第二十三

北齊書三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王昕 弟晞

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六世祖猛秦符堅丞相家於華山之鄜城父雲仕魏朝有名望昕少篤學讀書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射武服持刀陪從昕未嘗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騁騎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馬在前手爲驅策昕舍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

府望惟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散數錢於地令諸
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昕乃
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牀人爭進手昕
獨執版却立悅於是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
帝叔今爲宴適親起輿牀卿是何獨爲偃蹇對
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
以親王寮寀從厮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
酣暢昕先起卧閑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
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沉湎
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寮敢任其咎悅大笑
而去累遷東萊太守後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言
比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爲常
侍定限公員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
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即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
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業以爲
人之師表遷祕書監昕少與邢邵俱爲元羅賓
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
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邢

子才當先殺我邵乃免焉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獲殺其同行倡者詰之未服昕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世宗說此言以為笑樂昕聞之故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顯祖以昕疏誕非濟世所須罵之曰好門戶惡人身又有讒之者曰王元景每嗟永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徙幽州後徵還除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事帝叔公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文師以曄賜薛農洛文師賜崔士順為奴鄭子默私謂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子默遂以昕言啓顯祖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殷紂楊愔微為解之帝謂愔曰王元景尔博士尔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病不至帝遣騎執之見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尸漳水天保十年也有文集二十卷子顗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

弟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

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
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
兄書曰賢弟弥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
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往往麗絶恐足下方難
爲兄不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
梁啓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
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鄴
遷遨遊華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
李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
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
犬傷困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猘書勸令
起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
疑吾所傷未必是猘吾豈願其必猘但理契無
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既疑其非猘
亦可疑其是猘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猘而營護
雖猘亦無損疑其非猘而不療儻是猘則難救
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死若王晞無
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柰何奪其

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飈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必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寬俄而信返晞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瞻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成立不負義方鄉祿位常亞吾弟若苟使過邪致相註誤罪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公演友齊天保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鬚鉗配甲方居三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無問王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

吾氣力惙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
豈令殿下遂斃此言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
安可與校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
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強坐而飯晞由是
得免徒還爲王友王復録尚書事新除官者必
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
私第自古以爲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
約絶主上顒顒賴殿下扶翼王納焉常從容謂
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
逢一怒遂尔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伺便極
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切諫王曰今朝廷乃尔
欲學介子疋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
刀筯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
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歔欷
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
今便息意便命火對晞焚之後王承間苦諫遂
至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
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嗤笑

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扶數十會
醉臥得解尒後褻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
晝作夜唯常山邸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
立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
廷實仗慈恕眞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祚東宮
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
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
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謂
保家祚得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

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
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
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耶王不
荅帝臨發勑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王至
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事都督攝文武還至并乃延晞謂曰不早用卿
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
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
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

頃奏趙郡王叡爲左長史晞爲司馬每夜載入
晝則不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晞
密室曰比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
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法繩之晞曰朝廷比
者踈遠親戚寧思骨血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
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
由可久且天道不恒虧盈迭至神幾變化肸蠁
斯集雖執謙抱粃糠神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
先帝之基王曰卿何敢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
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謀是以冒犯雷
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
曰拯難匡輔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
尋有詔以丞相任重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
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
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謠滿道
物無異望杳等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
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言王曰若內
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

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體因隙問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弟既發論吾亦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校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祚詔晞曰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勑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儁久在沉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齊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頻備遇憶續聞朝晡給與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請建東宮勑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爲太子大傅晞以局司奉璽綬皇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勑問外間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

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
欲習武晞曰鑾駕巡狩爲復何爾若輕有驅使
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
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群下好相誣
者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奉車駕北征後人言
陽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
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
合死不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
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
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
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
多矣充屈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
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
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
的當得絹爲不書筭刑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
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
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荅
妻終不言晞以手拊脅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

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脩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閑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塡閭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咏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常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至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不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迥懼有土賊而晞溫酒服膏曾不一廢每未肯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亡公矣齊亡周武以晞爲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列傳第二十三

列傳第二十四

北齊書三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陸法和

王琳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也或謂曰高高遍遊遐迹既入荆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

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
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効師
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
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
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
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固問之乃曰亦剋亦不剋
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
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
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

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
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
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舸不介冑沿流
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
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
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舫
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勢即返
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
死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

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
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賊標今何不
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
頭裁出皐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
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
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
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
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臂其
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遂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

侯景自然平矣無定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
巫峽待之乃揔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塡江三日
水遂分流橫之以鐵鏁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
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
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
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
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晝
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
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

天日乎爲受之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爲弟子山中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雷舡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上其舡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斷齒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鄉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内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業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

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
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
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
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內不立市丞
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籥在道間上開
一孔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
檻中行掌之司多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
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
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

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
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
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人
應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
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饘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
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
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開其
城門着麁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
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着

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饘餅焉法和始於
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
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
魏平荊州宮室焚燼揔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
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
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
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
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
湘郡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遵爲
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
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
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虛心相見備三公國簿
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遥見鄴城下
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
待何爲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
館明日引見給通幰油絡網車伏身百人詣闕
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荊山居士文宣宴
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千

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件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斂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剥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

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嫁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他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陽人也父顯嗣梁湘東王國常侍琳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

帥太清二年侯景渡江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
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還荆州稍遷岳陽内史
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
琳攻剋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
刺史琳果勁絶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
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平景之勲與
杜龕俱爲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
不可懼將爲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
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經上江陵將行謂納等

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誅死相報泣而别
及至帝以下吏而廷尉卿黄羅漢太府卿張載
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
命乃執黄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爲帝所信荆
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抽腸繫馬脚使
繞而走腸盡氣絶又臠割備五刑而斬之梁元
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
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
啓申琳罪請復本位永爲奴婢梁元乃鏁琳送

長沙時納兵出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但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大位使琳拒蕭紀紀平授衡州刺史梁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衆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受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荊南正以國言如此耳膺然其言不敢啓故遂率其衆鎮嶺南梁元爲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詧乃爲梁元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遊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梁軍又以

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剋
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
象又使獻欵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霸
先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
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帥各乘一艦
每行戰艦以千數以野豬爲名陳武帝遣將侯
安都周文育等誅琳乃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
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
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隻以周鐵虎

一人背恩斬之鏁安都文育寘琳所坐艦中令
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
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爲勤
王之師矣溫太眞何人哉江南渠帥熊曇朗周
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
將軍敗並爲敵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業
初魏剋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
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
齊請納莊爲梁主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

令李騶騄冊拜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
尚書事舍人辛慤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
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
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
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城郡公
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霸先即位琳乃輔莊
次于濡須只齊遣楊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
江爲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
將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營之明徹僅

以身免琳兵思東下陳遣司空侯安都等拒之
侯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
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楊州侯瑱等徐出
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
放火燧以擲舡者皆反燒其舡琳舡艦潰亂兵
士透水死十二三其餘皆棄舡上岸爲陳軍所
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
同典兵侍御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
歷陽琳尋與莊同降鄴都孝昭帝遣琳出合肥

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
傖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
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右
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
歸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
聽以行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
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袂兼給鐃吹琳水
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
聽後圖琳在壽陽旋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

是非被召還鄴武成弘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
以琳爲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剥破出赤蛆
數升落地化爲血蠕蠕而動又有龍出於門外
之地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來寇帝勑領
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略琳
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
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
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鬬破胡不從遂戰軍大
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帝令便赴

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
徹進兵圍之堰淝水灌城而戊景和等屯於淮
西竟不赴救明徹書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
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
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城東北二十
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
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
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
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傳骨

梗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牟將滅徐廣
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
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
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
辰揔方伯之任尒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
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上思匡
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眚洎王業光啓
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
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

身沒九泉頭行千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遊末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脩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

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縉等已有諜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淝川而建塋域孫叔亡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爲啓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儀同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于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問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知勝等

五人密送葬柩達于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楊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録尚書事謚曰忠武王葬給轀輬車琳體皃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在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鄴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爲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欷流涕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

列傳第二十四　北齊書三十二

北齊書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撰

蕭明

蕭祗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蕭明蘭陵人梁武帝長兄長沙王懿之子在其本朝甚爲梁武所親愛少歷顯職

封須陽侯太清中以爲豫州刺史梁主既納
侯景詔明率水陸諸軍趨彭城大圖進取又
命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揔馭羣帥指
授方略明渡淮未幾官軍破之盡俘其衆魏
帝升門樓觀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於
晉陽世宗禮明甚重謂之曰先王與梁主和
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爲魏主
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
致此紛擾自出師薄伐無戰不克無城不陷

今自欲和非是力屈境上之事知非梁主本心
當是侯景違命扇動耳侯可遣使諮論若猶
存先王分義重成通和者吾不敢違先王之旨
侯及諸人並即放還於是使人以明書告梁主
梁主乃致書以慰世宗天保六年梁元爲西魏
所滅顯祖詔立明爲梁主前所獲梁將湛海珍
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率衆以送是時梁太
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
爲丞相顯祖賜僧辯霸先璽書僧辯未奉詔上

黨王進軍明又與僧辯書往復再三陳禍福僧辯初不納既而上黨王破東關斬裴之横江表危懼僧辯乃啓上黨求納明遂舟艦迎接上饗梁朝將士及與明刑牲歃血戰書而盟於梁與東度齊師北反侍中裴英起衛送明入建康遂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宇文黑獺賊詧等不在赦例以乃智爲太傅授王僧辯大司馬明上表遣第二息章馳到京都拜謝宮闕冬霸先襲殺僧辯復立方智以明爲太傅建安王霸先奉表朝廷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方智請稱臣永爲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詔徵明霸先猶稱藩將遣使送明會明疽發背死梁將王琳在江上與霸先相抗顯祖遣兵納梁永嘉王蕭莊主梁祀九年二月自湓城濟江三月即帝位於郢州年號天啓王琳揔其軍國追謚明曰皇帝明年莊爲陳人所敗遂入朝封爲侯朝廷許以興復竟不果後主亡之日莊在鄴飲氣而死

蕭祗字敬式梁武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寛人慢祗猶莅以嚴切梁武悅之遷北兖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鄴祗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文襄令魏收邢邵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祗等還南俄而西魏剋江陵遂留鄴都卒贈中書監車衛大將軍揚州刺史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鄴陷與從兄祗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禄大夫卒子慨深沉有禮樂善好學攻草隸書南士中稱爲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放字希逸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

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常有闕時以爲至孝之感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徐之才丹陽人也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爲江左所稱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荅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爲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嵊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燕頷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爲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戾映光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

王國右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絶遂爲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之才在彭泗啓魏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勑居南館禮遇甚優謇子踐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効又闚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爲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内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祕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南士之人不堪典祕書將受金紫光禄大夫以魏收代領之之才甚怏怏不平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宗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啓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太后及勳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勍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兎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

祚後彌見親密之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爲首唱
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
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
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爲弄臣皇建二年除
西兖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
之應手便愈孝昭賜采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
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
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
才弟之範爲尚藥典御勑令診候內史皆令呼

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範出
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
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今太后忽改名私
所致恠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巳豹祠嫁石婆
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
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爲字此下系綖
者孰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
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
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

由乘舡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爲刀子靶者五色班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兖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

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再發動暫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効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兖州即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爲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恨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勑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

亦疎慢用捨自由五年冬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苦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一跛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虜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邸荅云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養馬則爲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遥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否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

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遥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齻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知昇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倣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倣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爲妻和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寬縱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録尚書事謚曰文明

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云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龍衣之才爵

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年中卒

列傳第二十五　北齊書三十三

此卷與北史同

列傳第二十六　北齊書三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宋欽道　鄭頤

楊愔　燕子獻

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父津魏時累爲司空侍中愔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閤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爲之罷酒

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惠從今已後
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
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
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
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
宅內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
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
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
肉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

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
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
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
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
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旣恬默又好山水遂
入晉陽西懸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爲定州刺史
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
不拜及中山爲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
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僞職愔

乃託疾密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佯喑不
語榮以爲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
侍郎時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爲北
中郎將鎮河梁愔適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
河侃雖奉迎車駕北渡而潛欲南奔愔固諫止
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
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
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及莊帝誅爾朱榮其從兄
侃參讚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爲幷州刺史北道
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
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
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
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
澤禁止爲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
愔謂榮貴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
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
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憐
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既潛竄累載屬

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引見賛楊興運陳
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横集神武爲之改容即
署行臺郎中大軍南攻鄴楊寛於馬前叩頭請
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
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
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
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出及崔㥄遭離家難以
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
之恒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僚感

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
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内贈太師
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録尚書及中書
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
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
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
盛寒風雪嚴厚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
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
以宣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

取急就鴈門温湯療疾郭秀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濵若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横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愔存遣愔從兄寶猗齎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黄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至碻磝戍州内有愔家舊佛寺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

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僚莫有下淚愔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爲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孫兄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人表重義輕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君羊從弟姪千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迍厄冒履艱危一飡之惠酬荅必重姓名之讎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屑焉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人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爲士琛士

深自言愔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王自尚公主後
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頗以爲耻謂曰我
此衣服都是内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
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
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
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愔辭氣温辯
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絶
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
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

之與愔隣宅愔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
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
每聞後命愀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
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愔與尚書右僕射
平秦王歸彦侍中燕子獻黄門侍郎鄭子默受
遺詔輔政並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
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
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二旬而止仍欲以
常山王隨梓宫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執政復

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處太
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
來爵賞多濫至是愔先自表解其開府封王諸
叨竊恩榮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
心二叔高歸彦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疎忌之
跡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
少主無自安之理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
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
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
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宮人季昌儀者北豫
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宮太后與昌
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太
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
廣王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爲太師錄尚
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並
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愔云
吾等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
爲忽忽有此慮長廣具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

後室仍與席上勲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勲胄約
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捉
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即捉及宴如之
愔大言曰諸王構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
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
曰不可於是愔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
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薩孤康買執子默於
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
也二叔率高歸彦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

入雲龍門見都督[illegible]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
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彦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
唐突喻之乃得入送愔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
彦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
側立常山王以塼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
肉相連楊遵彦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已王公以
還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
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為國事重賀拔仁斛
律金等惜獻皇帝基業共執遵彦等領入官未

敢刑戮專輙之失罪合萬死帝時嘿然領軍劉
桃枝之徒陛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
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却因
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
楊郎所能留使不好耶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
殺我二兒次及我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
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
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
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

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
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
以子黙昔讒己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
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
之一服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
先是童謠曰白羊頭尾禿羖羅頭生角又曰羊
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
阿麽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也角文爲用刀
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麽

姑悟子獻天和皆帝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録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没一房孩幼兄弟皆除名遵彦死仍以中書令趙彦深代揔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驥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悟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之曰使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關中用爲典籤將命使於茹茹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高祖見之大悅尚淮陽公主甚被待遇顯祖時官至侍中開府濟南即位之後委任彌重除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又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解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於此矣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季弟也以道元勲重尚東平公主累遷領軍大將軍開府濟南王即位加特進改博陵公與楊愔同被殺

宋欽道廣平人魏吏部尚書弁孫也初爲大將軍主簿典書記後爲黄門侍郎又令在東宫教太子事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於子默二人幸於兩宫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欽道又遷祕書監與楊愔同詔贈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初爲太原公東閤祭酒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爲之禮俄而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道復舊與濟南欵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二人權勢之重與愔相埒

列傳第二十六　　北齊書三十四

此卷與北史同

北齊書三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撰

列傳第二十七

裴讓之 弟諏之 讜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印

王松年

劉禕

原件短缺

2-3

裴讓之字士禮年十六丈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爲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則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俊辨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爲不二公矣梁使至帝令讓之攝主客郎第

兄弟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遊唯與隴
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搆清河崔瞻爲忘年
之友昭帝梓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
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爲永昌太守客旅過郡
出私財供給人間所無預代下出爲吏人所懷
仕周卒伊川
皇甫和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宦寓居漢
中祖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
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

遷入魏別上勳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
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媿於心遂拒而不許
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為征虜府司馬
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
經書及長深沉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
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
李構字祖基黎陽人祖平魏尚書僕射構少以
方正見稱釋褐開府參軍累遷譙州刺史卒構
從父弟庶魏大司農諧子方雅好學風流規檢
甚有家風稍遷臨漳令魏書品庶與盧斐王松
年等訟其不平並繫獄魏收書王惠龍自云大
原人又言王瓊不善事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為
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致訟語楊愔云魏
收合誅愔黨助魏收遂白顯祖罪斐等並髡頭
鞭二百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
歷臨漳縣門
張宴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為母鄭氏教誨動
依禮典從介朱榮平元顥賜爵武成子累遷尚

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爲都督中兵
參軍兼記室宴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
之謀又常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嗟
賞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宴之女爲妃令赴
晉陽成禮宴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宴之詩
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
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
即眞爲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
徐州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
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兖州刺史未拜卒
贈齊州刺史
陸卬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群
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爲河間邢邵所賞
邵又與子彰交遊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蟀遂
出明珠意欲爲君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儒
雅搢紳尤所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
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郎中以本職兼
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卬每兼官燕

接在帝席賦詩卬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除中書侍郎脩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卬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卬昆季六人並主所生故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王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禀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卬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深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爲孝終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天保初常山王薦卬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爲清都尹辟爲邑中正食貝丘縣幹遭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至沉篤頓昧伏枕又感風疾第五弟摶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尫病如此性至慈愛摶之死日必不令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慟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卬聞而悲痛一慟便絕年四十八卬自在朝篤慎固密不說人短不

伐已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裁朝野甚悲惜之
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
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邱所制子乂嗣襲爵
始平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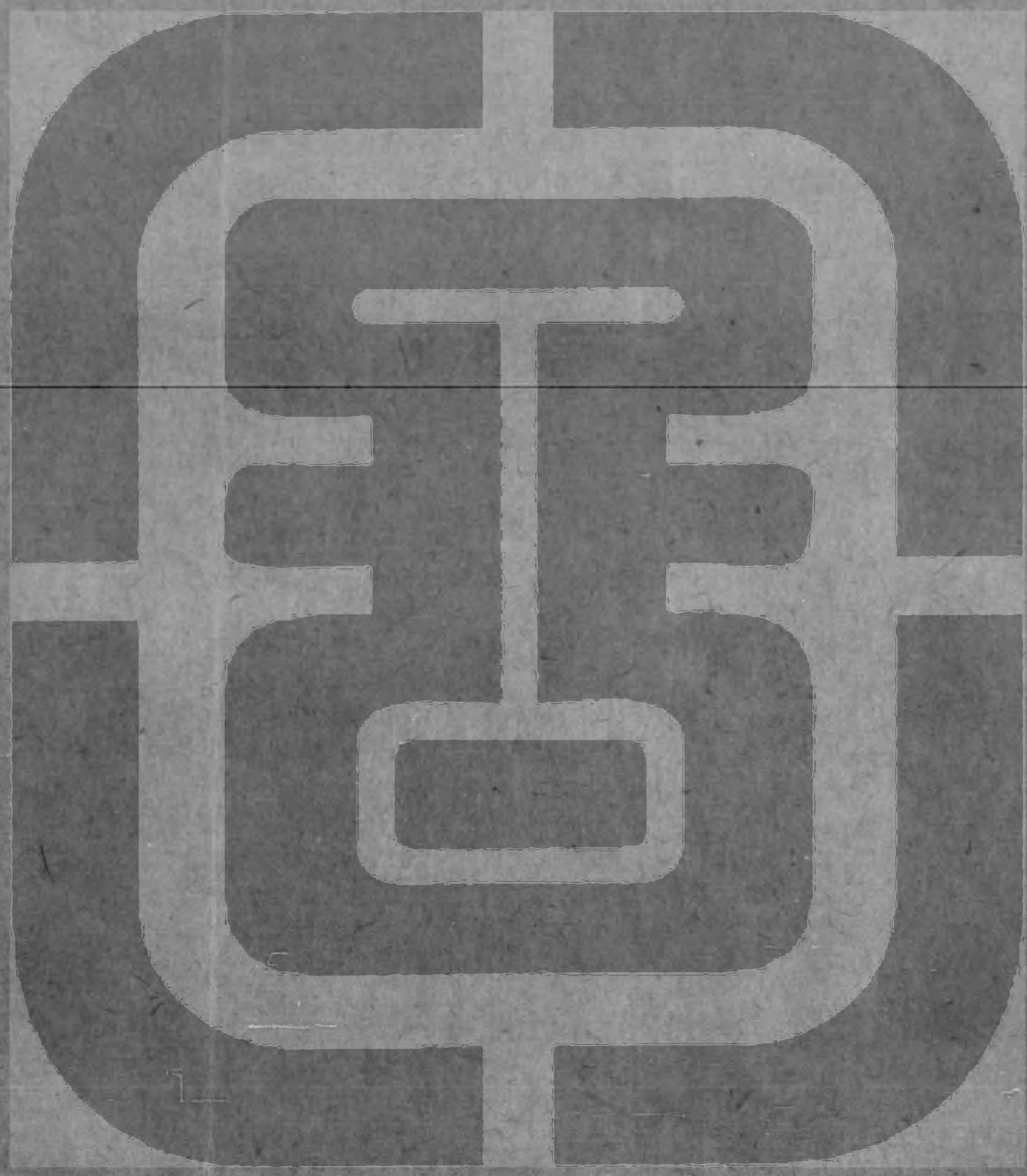
王松年少知名文襄臨并州辟爲主簿累遷通
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還歷位尚書郎中魏
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
榜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別駕本州大
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

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
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旨諧韻宣訖
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
護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
哭甚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情切
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侯參
定律令前後大事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
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
平第三子邵最知名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兖州刺史禕性弘裕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莫不加敬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中釋巾太學博士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埸之和世宗輔政降書褒奬云以卿家世忠純弈代冠冕賢弟賢子並與吾共事懷抱相託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滿逕歸鄉里侍父疾竟不入朝夕喪況頓累年非杖不起世宗致辟禕稱疾不動

五子璿玘璞瑗瓚並有志節爲世所稱

列傳第二十七

北齊書二十五

此卷與北史同